

口述人：梁爱兰（女，1922 年出生，山东省青州市朱良镇刘家村村民）

采访人：王海安（男，1988 年生，草场地工作站驻站）

采访时间：2013 年 1 月 21 日

采访地点：梁爱兰老人家中



采访笔记：

梁爱兰老人今年 92 岁，身体很结实，她儿子在外面教书，已经退休了，在家里照顾她，老人的生活还算富裕。

第一次见到梁爱兰老人是我春节以后在村子里采访，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就拿着 DV 到处转悠，恰巧看见一个老院子开着门，就走了进去，我看见一群中年人和几个老人在空荡荡的老院子里摆了酒席，好像是在祭祀祖宗或者祈福，地上烧了纸。梁爱兰老人拎着一个塑料袋站在一边，塑料袋里装满了小小的新鞋子，她说是要烧掉这些鞋子，给神仙穿。

我上前跟她聊了几句，因为人多，大家都来问我问题，问我是做什么的，我解释完后就问了梁爱兰老人的住址并且和她约好下次采访的时间。

梁爱兰老人很高兴我去她家采访她，她告诉我很多她吃食堂时候天天干活，而且没得吃，树皮树叶都吃光了。后来我采访 82 岁的刘美英老人，刘美英老人告诉我梁爱兰的丈夫是国民党的人，她娘家自己的父亲是医生，而且赚的名声很好，所以没有受到多大的牵连和批斗，刘美英老人说这些事情是丑事，梁爱兰一直埋在心里，不会告诉外人。

口述正文：

大合作，集体干活

光想着做应什（干活）大合作，一个庄一起做，分成好几下里（好几批），你在这里做，他在那里做，没有一个人在单干的，一干活就是一大片人。锄地就锄地（除草），开地（用铁锨翻地）就开地，不想着别事，光想着那人饿，那么搞。那就是和傻子一样，光干活，不干活就不给吃，还叫着社员在道上站着罚站，很难啊那个时候。

那时候天天推水机子浇地，四个人推，一头俩人，转着推，一边推一边上水，比那个拧的还上水少，拧的那种水机子很重，拧起来就嘎啦嘎啦地响，一边拧一边上水。

大冬天也去拉水机子浇麦子，看沟子的看沟子（看着水把土地浇匀），啥也不做，光做这个。水机子冻了，上地头上点上火熬，等化冻以后再浇地。

吃野菜，吃树叶，以前吃的东西现在的狗也不吃

讲起那个时候还了得？七八岁的，十来岁的，四个孩子领这么一个小面子。一个人这么一角，俺这些大人，都上坡里去干活，一个人分一个面子，自己不舍得吃，省下来给孩子吃，还得干活。

人饿时候没有粮食，长病后上食堂里去买饭，拿着饭票去买粮食，多了不给你。就是吃粗粮，吃地瓜，吃粗粮还掺着地瓜蔓子，掺上野菜。这社会不和那社会一样，那个时候还吃胡萝卜苗（胡萝卜顶上的绿缨子）呢，现在是狗还不吃的东西。

天天去拔菜吃，还吃树叶，那叶子除了杏树叶和杨树叶不中吃，别的都能吃，我记着吃杨树叶俺先把树叶煮了，再弄上点炒面拌拌。那时候什么东西都吃过了，也没死。

那时候挨饿，你不吃就会饥困，没有力气干活。从那时候混过来的人都享了老福了，现在的生活和那时候比是天上地下。那个空里（时候）饿死多少人，能活下来的就是有福的。

都饿得长浮肿病，好多饿死的，那时候妇女生不了孩子了

人都饿得长浮肿病，浑身肿的这么粗，去干活晒得一道一道的，从身上往外头冒水。咱这里的道南边有个闲屋，长浮肿病的病人干不了活的都上那个闲屋里去等着。

咱庄里还没有饿死的，他捞不着吃吧，到处打捞着野菜什么的吃，没有饿死。那个刘家庄和良孟（村），了处里（到处）找人给他种地，那里的人都死在了屋里没有抬的。

王培举在那个庄里帮忙干活，牵着牲口，推着靶子去给人耕地，他在埃头（土坡上）那根胡同里住。王培举说，他牵上牲口去喂草，牲口不去吃。他心想，不去吃草是啥事？牵着牛过去，牛也不吃。他用个槽子把草拌好，牲口还是不去吃，他走到那间屋子里看，破屋敞着窗户，炕上躺着俩死尸，那牲口看见死人吓坏了，不去吃草。他这就又把牲口挪了住的地方，你看牲口都那样。

那个庄里很多一家里就踏上（死掉）好几口的。那时候一个人养七八个孩子，不知道能活下来几个，挨饿的时候很多孩子都饿死，很多妇女都生不了孩子了。

阳河公社事件后下了粮食

阳河公社那个事我记不清楚了，我的孩子大的才十五六岁，丈夫不在家，孩子也不会学舌（讲给我听），我丈夫在外面教书，不在家。

我光想着那是在刘家村发生的，那里的人饿得不得了，好多饿死的，有些人去偷仓库，抢粮食。偷了仓库还没事，关键是那些人后来闹了阳河公社，还杀了人。这才分下了粮食，要不饿死的更多。他那个庄闹得好，我们村子刚起头，很多人得了浮肿病，再拖一两个月的话就有很多人饿死了。